



07973

楊氏塾訓卷之三

武林楊兆坊思說甫纂輯

男楊廷筠神聖甫校

雅量

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

劉寬仁恕。雖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之。趨朝

裝畢。使婢捧肉羹。翻汗朝衣。寬神色不變。徐謂婢

曰。羹爛汝手耶。畧加安排便不難。惟卒然應出是

劉寬為司徒。有人走牛。就寬車中認之。寬不爭辨。默

楊氏塾訓 卷之三

解與之。步行而歸。後數日。主得牛。乃慙送謝。寬曰。

物有相類。事容錯誤。幸勞見歸。何謝之有。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曰。雞

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笑而止。以諧語解忿妙

樂。廣性冲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

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

長。則所短不言自見。

帝惡王敦。稍抑王氏之權。導亦漸見踈外。導能任真

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

平。遂構嫌隙。

衛玠嘗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初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周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北海王猛。少好學。個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

楊氏壘。訊

卷之三

二

內

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霸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

大司馬溫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有

位望者皆戰懼失色。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笑語移日。郗超嘗為溫謀主，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疆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平安晉室。

秦兵至頽口，兵既盛，都下震恐。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文仲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碁賭墅。安碁嘗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玄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非必有別旨人情洵湧惟靜足以鎮之即

楊氏塾訓

卷之三

三

此便是計

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碁，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以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

孫登性無恚怒，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既出便大笑。齊人沈麟士其所着屐為隣人所認，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返，隣人後得屐，以前屐還麟士，曰：「非卿屐，邪？」笑受之。

唐太宗召魏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眾為之危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蚤從徵言，必無今日。』」

之禍太宗素重其才改容禮之

鄭和譖文中子于越公曰彼實慢公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公待之如舊

又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辨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囚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不怒不喜便屬雅量

盧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註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

楊氏塾訓 卷之三

四

容亦無愧辭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韋斌謫守蘄春時李泌以處士放逐於彼中夜同寢屢聞鴉音韋流涕而歎泌曰此鳥之聲人以為惡以好音聽之則無足悲矣請飲酒不聞鴉音者浮以大白坐客皆企其聲終夕不厭

馮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為人清儉寬宏人莫測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沉取容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皆以德量推之

韓魏公琦知北都有人獻玉盞云得於壞塚蓋絕寶

也。開宴召漕使顯官，特設一卓，置玉盞其上，將酌酒，徧勸坐客。俄為一吏誤觸，玉盞竟碎，坐客皆愕然。吏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徐語曰：「物破亦自有時也。汝何罪？」又嘗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侍兵他顧，燭燃公鬚，遽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別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

宋元獻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有一舉人行囊中有不稅之物，為僕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貨之物，未可深罪。若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

楊氏塾訓

卷之三

五

胡志于必

也。僚屬曰：「犯人乃言官之子也，意欲激其報之。」公不答，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罪而遣之。以直報怨

蘇文忠公云：慶曆五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或問：張無垢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邪，抑

其識邪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又問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又問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以乘其利非特害人於己甚害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己是不是已是則是在

楊氏塾訓 卷之三

六

于必胡志

我而罪在彼焉用計其如何

狄武襄公為真定副帥一日宴劉威敏汚有劉易者亦與坐易素踈悍見優人以儒為戲乃勃然曰黥卒乃敢如此詬罵武襄不絕口擲樽俎而起武襄殊自若不少動笑語愈温易歸方自悔則武襄已踵門求謝

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遽褰幃帳魏公延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張元夏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携予首

無可奈何之海
物處之
若平常
就中定
有挽回

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乃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嘆服曰：非琦所及。

向文簡公除右僕射，麻下日，翰學李昌武當對真宗，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門無一人，上笑曰：向敏中揚氏塾訓 卷之三 七

大耐官職張九成論曰：仕宦至宰相亦可謂極榮矣。文簡處之，若不足以動其心，其所養為如何。後之學者，平時高談濶論，自以為富貴莫能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者，傷哉。

太尉王文正公指王沂公，顧謂壻范令孫曰：王君介然，他日勲業德望甚大，顧余不得見之耳。王君昨避讓會靈使，頗拂上意，而進退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懼。且始被進用，而能若是，僕在政府幾二十年，每進對忤意，即蹶躅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中書有事闕送密院事礙詔格寇萊公在樞府將以
聞上以責王旦旦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踰
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
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慙翌日
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答又龜山語錄
云昔王文正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
用印寇公湏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
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
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
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

楊氏塾訓 卷之三

八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
人多怨韓魏公則不然從容諭之以不可之理而
已未嘗峻折之也

凡人語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韓魏公
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
如道尋常事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
曰如韓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呂文穆不喜記人過初叅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
簾內指之曰是子亦叅政耶文穆佯為不聞而過

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文穆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文穆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固不知也。時皆服其雅量。

趙閱道為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携一琴一龜。坐則看龜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之人

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頽然鼓琴不問。

富鄭公弼為人溫良寬厚。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寮。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降階。與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踧踏起退。及公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

楊氏塾訓 卷之三

九

亢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上馬乃還。為相有體。似又不必。如是。公少日有詬之者。如不聞。或問之。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云富某。公曰。安知天下無同姓名者。

楊龜山語錄引陳述古先生云。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

蘇東坡與人相處。不問賢愚貴賤。和氣藹然。嘗曰。我心平易。上可以陪玉皇。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

古山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

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當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王化基為人寬厚嘗知其州與僚屬同坐有卒過遮下為化基誓而不及幕職怒召其卒笞之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其欲得一誓如此之重也。鄉或知之化基無用此誓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彼係幕職

只以詐解之體統愈全

楊氏塾訓 卷之三

十一

奴僕小人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宜寬以處之多其教誨省其嗔怒可也。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蹙於崖岸拱把之木每沉溺於川谷者為其旁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吾每為人所毀常以此自責。

呂氏童蒙訓云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當思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為上如差科之行既不能

免。即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搔擾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楊氏塾訓

卷之三

十一

附萃

端謹 詳見學禮門

管敬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

茅容與等輩避兩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世人只要外面好看，客至無具，雖戚親以奉客，世態盡然。何如茅公居貧不諱厚薄，恰有條理也。然非林宗不能識。

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其股。其榻上當

楊氏鑿記 卷之三

十三

肖卒

膝處皆穿。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明道先生作字時甚敬，嘗謂人曰：「非欲字好，即此是學。」

伊川先生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名言

施惠

孫鍾幼失父事母至孝以種瓜為業瓜熟常以設行
者家事福德神甚虔瓜熟未獻神不以設也忽有
三少年詣鍾乞瓜鍾獻神訖引少年飯瓜三人曰
我示子葬地葬後子孫世世貴不可言遂令鍾下
山百許步勿返顧見我去即葬地也鍾行不六十
餘步便返顧見三人並為白鶴飛去鍾記之遂於
此葬母其塚上常有五色雲氣鍾後生堅堅生權
傳子孫五世皆王於吳

葛繁為鎮江太守有一官員於京師舖中見一靴是

楊氏莊訓

卷之三

十三

其父葬時物詰之舖翁云適有一官人携來脩可
候之有頃果至乃其父也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
而去隨之一二里度力不能及乃呼曰生為父子
何無一言見教父曰汝可學鎮江太守葛繁其人
謁繁言之因問何以為幽冥所重繁曰吾始者日
行一利人事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
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
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吾為正之若人渴與之
杯水皆利人事也自卿相至乞丐皆可以行惟行
之悠久乃有利益後有異僧見繁在淨土境中云

陽雍徙居大道峻阪下絕水漿處晨夕輦水漿給行旅兼補履僑不受其直如是累年不懈天神化為書生問曰何不種菜答曰無種乃與數升雍大喜種之其本化為白璧餘為錢書生復曰何不娶婦答曰年老無肯者書生曰求名家女必得之有徐氏右北平著姓女有名行多求不許乃試求之徐氏笑以為狂戲答媒曰得白璧一雙錢百萬者與婚雍即具送徐氏大愕遂以妻之生十男皆俊異位至卿相累世貴盛

給漿補履此宴人事至感動天神蓋為濟人心真無問事

之大小也

楊氏鑿訓

卷之三

七

徐宗仁鄉有一江湍急常年因渡船小觸石船壞溺死甚衆宗仁發心造一巨船兩頭裹以鐵葉自雇篙手專一渡送往來之人且建善緣以薦亡者年三十三星士謂其當死一夕夢至官府見王者坐于堂上有濕衣之鬼數百人告于王曰徐宗仁濟生拔死功德莫大乞與夫婦壽考子孫榮貴王者語宗仁曰汝壽本當盡今特延三紀覺而異之自此益好善樂施果逾三紀而卒二子三孫皆貴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穩之田

再嫁再
娶必指
次女次
壻也若
再醮續
結必無
此助

此出范
文正公
筆言言
可信

千畝。號曰義田。以養群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二緜。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錢二十千。再嫁者。錢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壻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食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出。給其所聚。需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計其費。歲止四百兩。然已市義無窮矣。實禹鈞范陽人。生五子。儀儼。侃。備。僖。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為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備左諫議大

楊氏塾訓 卷之三

十五

夫叅知政事。僖起居。即初禹鈞家豐厚。年二十無子。夜夢祖考謂曰。爾早脩行。緣爾無子。又壽不永。禹鈞為諾。禹鈞為人素長者。先有家僮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即焚其券。以其女鬻妻曰善撫。養之。既笄。復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歸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像。晨興祝壽。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公為出錢。葬之。因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凡女貧不能嫁者。公為出錢嫁之。

因公而嫁者。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興販。由公活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火者不可勝數。公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儉素。器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供湏者。公咸為出之。無問識不識。有志為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由公之門登貴仕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及公之亡。

楊氏塾訓

卷之三

十六

後夢詳
延三紀
只該六
十六歲
今又過
其屋要
之功德
浩未壽
亦不可
限也

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遺德。公之祖考。既夢以告無子壽促。後十年。復夢告之曰。汝三十年前實無子。且壽促。我嘗告汝。汝今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特延壽三紀。賜五子各榮顯。仍以福而終。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謂曰。陰陽之理。大抵不易。善惡之應。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公愈積陰功。年八十二。別親戚談笑而盡。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仲淹祖與之為故人。實書其事于冊。以示子孫。惜乎不傳于天下。故錄以示好善。

者。庶見陰陽報應之理。使惡者知所戒焉。馮瀛王道贈公詩云。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參政范仲淹記。

尚書張詠守成都。常夜夢詣紫府真君。繼請到西門黃承事。真君降階接之。其禮甚恭。揖張尚書坐承事之下。夢覺。莫知所謂。明日問左右。西門有黃承事否。左右云有。命召之。戒令具常服來。既至。果如夢中見者。即以所夢告之。問平生有何陰德。真君禮遇如此。又坐吾上。再三叩之。不獲已。承事云。別無他長。惟每歲收成之時。隨意出錢收糴米糧。俟

楊氏塾訓

卷之三

十七

于必

尚書拜承事又使人掖之好善何勇決也

至來年。新陳未接之際。糴與細民。價例不增。升斗如故。尚書歎曰。此宜居我之上也。使兩吏掖之而拜。世傳紫府真君主天下神仙。籍如張尚書。黃承事。皆在籍中。而黃承事又居其上。其子孫青紫不絕。非賑濟陰德之大。所致然邪。承事諱蕪。濟

祁公之好施。人所能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

王曾居京師。一日過甜子巷。聞母子二人哭之哀。因詢其鄰云。其家少官逋四萬錢。止有一女。將易客錢償官。旦夕分離。故哭之哀也。曾乃謂其母曰。汝女可賣與我。則時得相見。遂以白金與之。令償其

客約三日來取女。踰期不至。其母復訪曾之所。鐘則曾已行矣。後曾官至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卒贈侍中。謚文公。

劉弘敬遇相者謂曰。更三年。子大期至矣。後因嫁女。求女奴。用錢二十萬。買一妾。極姝麗。名蘭孫。問其家世。乃云。世居河洛。父官淮西。以吳寇家被俘掠。弘敬大息曰。是忍置於使令之列邪。收為甥。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而嫁之。是夜夢一綠衣槐簡者。謝曰。予蘭孫父也。荷德無以報。聞公短壽。當為力請于帝。數日復夢曰。帝幸已許。延君二十五年。壽富及三世。後二年。相者至曰。觀君之面。陰德之氣甚盛。壽可延二紀餘矣。後果符夢相之言。

鍾離瑾為德化宰。將以女歸許氏。諭其胥魁與老嫗買得一女婢。問之。嫗曰。是臨川人。女親喪而育於外氏。女受嫗戒。亦不敢言。後瑾視事少間。退而遇女婢於屏間。見其流涕。詰之。乃曰。某之父昔曾令是邑。不幸與母俱喪。時年五歲。無所依育。於胥家十年矣。適見明府視事。追感吾父。不覺涕零。瑾大驚呼。胥嫗審之。果如女言。瑾乃養之。如已女。以書抵許氏。告緩期。將輟吾女之資。以嫁焉。許亦惻然。

復書曰。子有季子願。得以為婦。遂以二女歸許氏。久之。瑾夢一綠衣大夫來謝曰。吾女辱。賜於君。已奏請于帝。奏君十任有土官。後果歷十郡太守。終於江淮。發運使。子孫仕於朝者十餘人。

于令儀長厚不忤物。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舍子也。令儀曰。汝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令儀如數與之。復語之曰。汝夜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留之宿。明旦遣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後令儀子伋登進士第。

王烈善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

楊氏壘 訓 卷之三

十九

余有仙

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故。是有耻惡之心。既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恠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返。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

郭震年十六。入大學。家送資錢四十萬。至。會有綾服者叩之。自言五世未塋。願假以治喪。震與之。無少吝。亦不問其姓氏。同舍諸之。震曰。濟人大事。何諸

為震十八舉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封代國公賜一子官。

傳敞未第時過吳江僧寺見東室有殯宮問之僧云是福建士人客死于此無力歸窆敞惻然是夜夢一人儒冠自稱三山陸蒼所敘述與僧言同且曰旅魂無依君其念我明日敞遂傾其貲葬之於官地上仍脩佛果以資薦之後敞赴試復夢陸生來謝且告以三場題目曰慎勿泄泄之彼此有禍敞寤而精思屬稿及試盡如其言遂登第。

楊氏塾訓

卷之三

二十

余有仙

還財物

裴度屢屈塲屋相者曰君形神稍異當餓死度一日遊香山寺見一婦人置緹縹於僧伽欄楯之上祈禱良久而去少頃度見緹縹尚在知其遺忘也追之不及待亦不至因携以歸明旦復携往其婦人果來問其故婦人曰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得一玉帶二犀帶以賂津要不幸失於此父禍無所逃矣度遂以還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亦不受後相者見之大驚曰君陰德及物前程萬里非吾術所能知也度登進士官至中書令年七十六卒贈太

楊氏壘訓

卷之三

三

傳謚文忠子識檢校尚書右僕射諡太子少師封河東郡公

疑即裴
晉公事
未知識
是

白敏中應舉屢不第詣胡蘆生問命生不許後入安上門見一婦人以新紫帕裹一物令女奴捧之因車馬駢集婦人女奴忽相失遺帕裹在闌旁敏中為守護至日晏婦人號泣而來問之曰夫犯極刑有能救護者惟欲寶帶今晨遺失夫不免極刑矣敏中即以還之婦人泣謝而去後胡蘆生見之曰秀才必種陰德前程遠大必矣來年果及第位至中書令

竇禹鈞於延慶寺側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旦詣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涕泣而至。問之曰。父犯大辟。徧貸以贖之。今失去。父罪不可贖矣。禹鈞即以還。復加贈之。

楊存赴京。途次投旅舍。既卧於床。席間得鹽鈔二萬引。明日問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曰。淮甸巨商某也。存曰。此吾故人。若復來。可與語。吾在某坊某人家安歇。又大書于房曰。某年月日。廬陵楊存寓此。遂行。不數日。商人果至。主人以存言告。且指壁書示之。乃赴京訪存。存審實。即舉以還之。商人

楊氏塾

訓

卷之三

三

乃捐數百緡。就僧寺設齋。為存祈福。是年存登第。官至中奉大夫。子孫皆貴顯。

以負不
能自存
之時拾
得遺金
不受。豈
非聖之
清乎

劉留臺家極貧。不能自存。一日至漳泉市浴堂中。拾

金一袋。浴畢。託疾卧堂中。終夕不去。翌日有一人號泣而來。自言為商于外八年。只收得金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浴于此。遺之。劉即舉以還。商分送數片。一無所受。一夕夢神告曰。汝安分不貪。將有大顯。且及汝後嗣。後果登第。官至西京留臺。子孫仕者二十三人。

京三郎有鄉人病危。密以千餘緡付三郎。曰。我死。不

肖子必蕩覆無餘。俟其將凍死。然後付之。他日其子果困極。三郎召至。問之。其子慚懼號慟。三郎曰。我欲惠汝。恐汝復費於歌酒也。其子誓改行。三郎乃取所付千緡還之。封記宛然。其子大駭曰。父臨死。但云善事京公。無他言。不期有此賜也。於是循謹自守。家以贍給。三郎後生三子。長曰仲遠。官至丞相。

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因其子不肖。斥逐之。而以家財盡付孝基。富人死。其子丐於途。孝基惻然。召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又使管庫。其子益馴謹。孝

楊氏壻訓

卷之三

十三

基察其能自新。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勵。操為善士。後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幢騶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煉水銀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

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趙清獻公林所居甚隘。家人以厚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鄰矣。忍棄之乎。亟命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蘇東坡公軾居陽羨。嘗以五百緡買一宅。傾囊僅能償之。將卜吉入居。一夕與士人邵民瞻步月。偶至村落。聞老嫗哭甚哀。公推扉而入。問之。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今日遷徙。與

楊氏塾訓

卷之三

五

舊居別是以泣。公愴然問其故居。則公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公曰。是吾所得。當以還汝。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公遂還毘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袁生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因往臨安買妾。一妾見其以麻束髮。外以彩飾之。問之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為歸。羞計。袁即送還。其母聘財一無所取。且聞其家尚不給。盡以橐中資與之。遂獨歸。明年妻生子。詔舉進士官。至叅知政事。

朱承逸嘗五鼓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視之有男子
携妻及小兒在焉扣其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
計息已數倍督索無以償將赴水以死承逸惻然
遣僕護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群坐於
門承逸即代為還錢如其數其人感泣願終身為
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之後生二孫服肱並
登第貴顯

楊氏塾訓

卷之三

三五

于胡

活人類

魏顥父擘有嬖妾無子。擘疾命顥曰必嫁之。疾革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顥嫁之曰疾革則亂吾從其治也。後與秦師戰遇杜回。回秦之有力人也。顥見一老人結草以亢回。回躓而顥遂獲之。夜夢老人曰子乃汝向者所嫁婦人之父也。汝用先人治命。予是以報。晉侯賞顥以狄臣千室。

孫叔敖兒時嘗出遊見蛇有兩頭者殺之曰無留以毒人。歸語其母曰人言見兩頭蛇者必死兒今見之死無日矣。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已殺。

楊氏塾訓

卷之三

三十一

于邑明志

而埋之。母曰汝不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勝百祥。仁除百禍。天處高而聽卑。汝必興於楚。及長為令尹。享壽考而歿。其子封于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黃汝楫家頗富。值方臘犯境。拘掠士女二千人。閉之空室。有持金帛至則贖之。否則殺。汝楫即輦二萬緡輸其營。二千人皆得歸。詣汝楫謝。歡聲如雷。又為誦佛祈福。一夕汝楫夢金甲神從天而下。呼曰上帝有勅。以汝活人多。賜五子科第。後汝楫為浦江令。其子開閣閱聞。皆登乙科。

人有此
是爲即
是豈福
之侯不
必論到
報應也

李謙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以償謙即對衆焚券曰債已償矣後歲大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明年又大歉謙竭家資煮粥以濟之動以萬計死者復為瘞之一日假寐夢一紫衣人告之曰上帝知汝有德及人報在爾後謙壽百歲而終子孫皆為顯官

徐孝祥一日獨步後園見樹根一坎諦視之下有石甃啓之皆白金也亟掩之一毫不取人無知者後三十年歲大歉孝祥啓其穴出金收糴散給貧人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竟不私其錙銖後其子純夫

楊氏塾訓 卷之三

三七

以明經發解官至翰林供奉承旨孝祥封如其官年九十七乃卒

桑崇班憚嘗遇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百姓走避水者遂棄其粟而載其人皆得不死歲饑聚人食其粟至盡而止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也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塋之止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

曼卿為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雖未有父命，實善體父心專之可也。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率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練絲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贈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下者，此謂善行方便。

查道淳化中，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裒錢三萬遣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母兄將

楊氏壻

卷之三

天

鬻其女以辦喪事，道傾楮中錢悉與之。又與嫁其女，又嘗有僚卒，女為人婢，道贖之以嫁大族。

范文正公微時，嘗詣靈祠求禱，曰：「他時得相位乎？」不許。復禱之曰：「不然，願為良醫。」亦不許。既而歎曰：「夫不能利澤生民，非大丈夫平昔之志也。」他日有人謂公曰：「丈夫之志於相理，則當然。醫之伎，君何願焉？」公曰：「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為刺史，號章太傅，其夫人練氏，智識過人，太傅嘗出兵，有二將後期，欲

斬之。夫人置酒，飾美姬進之。太傅歡甚，迨夜飲酒。夫人密摘二將，使亡去。二將奔南唐。後為南唐將，攻建州破之。時太傅已死，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且吾已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反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止不屠。太傅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宋興，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甚衆。

真廟時，有卜者上封事言「干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

楊氏塾訓

卷之三

三九

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遊從，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文正公旦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筭命，選日艸本，即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曾令推步屋辰，具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不欲以卜祝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濟人，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音已寢焚矣。」

知制誥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隄民依丘冢。

者允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一人者予千錢
民爭操舟楫盡救之已而立冢潰

高防初為澶州防禦使張從恩判官有軍校段洪進
盜官木造什物從恩怒欲殺之洪進給云判官使
為之從恩問防防即誣伏洪進免死乃以錢十千
馬一疋遺防而遣之防別去終不自明既又以騎
追復之歲餘從恩親信言防自誣以活人命從恩
驚嘆益加禮重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
虔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

揚氏壘訊

卷之三

三

非朝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
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浚然之即詔可著以為定制
未幾馬方坐堂上忽昏因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
來如世間所畫符使也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
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
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
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隸見黃
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馬親語余如此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

先是浙民歲輸身丁錢絹。細民生子即棄之。稍長即殺之。虞公允文聞之。惻然。訪知江渚有荻場。其利甚博。而為世家及浮屠所私。公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身丁錢絹。以緡計者。至一十三萬七千有奇。以足計者一十六萬三千有奇。免之。符下日。九州之民歡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

孫莘老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

楊氏塾訓

卷之三

三

余有仙

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若與其錢為獄囚償官。遂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官。囹圄遂空。施者必得福。勸者亦與焉。密學陳公治平初召還。將行。委官閱公帑。得雜收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償。情可憐而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公淡於宴樂。故有餘足以周物。

丁晉公雖險詠。亦有長者之言。仁廟嘗怒一朝士。再三語及。公不答。上作色曰。叵耐。問輒不應。謂徐奏曰。雷霆之下。更加一言。則齏粉矣。上重答言。

顏氏曰窮鳥入懷仁人所憫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已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為節文耳。

展藥市一區收貯藥材凡隣族有病如瘧痢癰癩之類彰彰可驗者須診察寒熱虛實施藥治之此外不可妄與恐致悞人。

楊氏塾訓

卷之三

三十一

余育山

長厚

直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即金去已而同舍即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即大慙以此稱為長者

劉昆為江陵令漢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復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為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嘆曰此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彭公季長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

楊氏塾訊 卷之三

三十三

角華

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為翫客有墜其一於袖間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公之量

太祖問王昭素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太祖愛其言昭素不肯仕而求歸鄉人服其德允爭訟者就決之每市物隨所言而還直市者亦不忍欺之有盜挾門盜其椽木乃即自擲椽於外盜者慙而去以致里中無盜家有一驢必先問外無假驢者然後乘之以出

曹彬疾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瓌璋材器可取皆堪為將然瓌不如璋及卒帝哭之彬性仁厚在朝廷未嘗言人過失伐蜀唐秋毫無所取橐中惟圖書衣衾而已位無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還太祖從容問官吏彬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彬為宋良將第一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少忌之范富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

楊氏塾訓 卷之三

三五

尚

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

傅獻簡公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寢為償之未足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緡公竭資且假貸償之久之鈎致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辨其物不校如此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張繹曰鄒志完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伊川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韓魏公語錄曰。人能扶人之危。調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談。則益善矣。

曹武惠王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

蔡忠惠公嘗飲食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愧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

韓魏公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

楊氏塾訓 卷之三

三五

之。未嘗使人見。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極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從容以授之。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趙康靖先與歐文忠有隙。及人欲文致文忠罪云與

錫亂上怒獄急群臣無敢言者康靖乃上書言文忠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閹房曖昧之事轉加汗巖臣與脩蹤跡素疏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

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於帝曰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李珣廣陵人以負販為業人來糴者珣授以升斗令其自量不計時之貴賤每儋石僅取兩文之利以

資父母歲久衣食漸豐其父曰今世人升斗皆出輕入重吾昔只一升斗出入皆用之自以為無偏矣汝更使之自量吾不及也然衣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耶後李節帥夢入仙府見金書列仙姓名內有李珣仙童曰此廣陵民也明旦節帥召珣至問其脩鍊之術曰不知也具述負販以對節帥曰此陰功不可及也後珣百餘歲卒三日棺裂有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焉已尸解矣

周氏婦賢德能幹其翁周才美令分理家事付與斗斛秤尺皆以輕小短者出以重大長者入婦不悅

曰翁平日所為。有逆天道。妾不能為婦。願辭去。才美曰。汝言是。今當出入。但用其一餘。皆毀之。婦曰。未也。問其所用幾年。才美曰。約二十餘載。婦曰。今當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秤短尺。買物大秤長尺。賣物。庶可耐還。前日過取之數。才美感悟。欣然許諾。其婦後生二子。皆少年登科。

楊

塾

卷之三



